

# 青铜时代以来的石破天惊 朱炳仁用20年开启熔铜时代

■沈秋妍 陈友望

编者按：二十年前，一场意外铸出铜的自由，也铸就一个时代的艺术拐点。朱炳仁以“无模可控”打破三千年的模具枷锁，让铜从礼器的规训中解放，走向“从心所欲”的东方写意之境。2026年，熔铜艺术因一系列重磅大展而格外璀璨——从年初澳门“铜上金彩”艺术大展的盛大启幕，到常州、三星堆等地的接力呈现，这一年堪称熔铜艺术盛放之年，这门源自中国的原创艺术，在东西方艺术的交汇处，写下属于中国的当代答卷。值此熔铜艺术诞生二十周年之际，跟随记者一起探寻这门源自中国的原创艺术，如何以“人铜合一”的坚守，熔铸通往未来的精神坐标。

## 一场意外，熔出三千年来第一回自由

朱炳仁记得那场意外。二十年前，常州天宁宝塔即将落成，在整理现场时，他看见地面上凝结的铜渣——那些熔化的铜液在高温中自由流淌，相互拥抱、凝结，形成千姿百态的自然肌理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“这不是废料。”他蹲下身，捡起第一块熔铜。那一刻，三千年的青铜历史，被轻轻翻过了一页。从商周青铜器开始，铜的宿命就被模具锁定。后母戊鼎、曾侯乙尊盘，每一件传世重器都诞生于模范之中。祖先以范铸器，器以载道，这是文明的智慧，也是铜的囚笼——三千年了，铜一直在等待

一个机会，一个让它自由的机会。那场意外挣脱的正是这副模具的枷锁。

朱炳仁将这门新生的艺术命名为“熔铜”，又以四字概括其精髓：无模可控。无模，是挣脱三千年的规矩；可控，是手与物的对话与共谋。这不是不要规矩，而是把规矩还给了铜本身——铜有铜的心，手有手的方向，二者相遇于1200度的高温中，便有了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可能。

朱炳仁意识到，“那场意外里，不是我找到了熔铜，是铜选择了让我看见。”

## 《向日葵》背面，让世界看见东方视角

艺术史上，解放材料的冲动从未停止。波洛克让颜料滴洒在画布上，以身体的行动取代画笔的控制；塔皮埃斯让沙土、大理石粉与油彩混合，让物质自己说话。西方现代艺术用减法走向“无物之象”，而朱炳仁的熔铜却在做加法——他让铜液在流淌中保留自然的呼吸，又在适当时刻介入，引导其走向“象外之意”。他将此命名为“熔铜艺术”。

在《燃烧的向日葵》中，梵高的向日葵被重新想象。铜液在高温中流淌、凝固，花瓣有了厚度，有了光影，有了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力量。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院长驻足良久，说：“这让世界看到了梵高《向日葵》的背面。”

背面是什么？是东方的视角，是对生命同样的炽热，却以不同的语言表达。三年前，这件作品在柏林展出。德国观众站在它面前，无需翻译，便读懂了那种向上的灵魂。朱炳仁说，人类对崇高、对生命挺立的感知，从来不需要翻译。

熔铜二十年，朱炳仁将这门艺术推向极致。《阙立》以雄浑的体量屹立，中国人看到的是汉阙千年的风骨，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民族挺立的姿态。《千浪卷雪》中，铜的肌理翻涌如海，唤醒的是人类对时间、对地球远古运动的共同记忆。《青花系列》将东方瓷韵融入熔铜肌理，德国艺术家看得入神，问这是什么技法？朱炳仁答：这是中国人对你们几百年来热爱中国瓷器的回应。

东西方艺术的握手，不在观念的同构，而在生命最炽热的那个点上。

## 二十年坚守，“人铜合一”熔铸时代礼物

熔铜诞生二十年，朱炳仁今年八十一岁。有人问他苦不苦——在1200度的高温前工作，别人待一会儿就胸闷咳嗽，他干了大半辈子。他想了很久，说：再苦也是乐。这辈子就做铜了，铜就是我，我就是铜。“立艺明心”这个“心”，立了二十年，朱炳仁终于明白，它不在我心里，也不在铜里。它在每一次铜液流淌、凝固的那个瞬

间里，在观众站在作品前、眼眶湿润的那一刻里。这个“心”，是天地人心。

也有人问他，熔铜的边界在哪里？他说，铜的边疆，就是人类想象力的边疆。AI再厉害，也算不出铜液流淌时那种“偶然的心跳”。但在失重状态下，铜液会如何流淌？那或许就是“熔铜2.0”，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写法。

从雷峰塔到大运河，从《阙立》到《千浪卷雪》，朱炳仁用铜为杭州铸就了一座当代文化地标，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通往东方美学的窗。熔铜二十年，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朱炳仁说：“下一个二十年，我想让铜更‘软’下来，让它像水一样，流进每个人的生活里，流进城市的精神里。”

青铜时代是“礼”的时代，鼎彝尊缶承载的是天地鬼神、宗庙社稷；而熔铜时代是“自由”的时代，无模可控、随形赋意，呼应的是个体本心的觉醒，是与新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艺术表达。从模范铸器到无模熔意，这门手艺完成了三千年来的一次范式革命。

朱炳仁说，他不希望后人说“这是朱炳仁的熔铜”，而希望他们说“这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送给未来的礼物，它来自中国”。

一熔一铸，通古今之变；一铜一心，承文明之魂。二十载薪火不息。这门源自东方的原创艺术，正在从“民族的”走向“人类的”，在世界艺术史的星空下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笔。



燃烧的向日葵



青花系列



千浪卷雪



阙立



稻可道，非常稻



朱炳仁（熔铜艺术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）